

13社

往事琐忆

WANG SHI

SUO YI

潘乃飞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往事琐忆

潘乃飞 著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往事琐忆 (当代校园文学精选) / 赵树丽主编. — 呼和浩特:
远方出版社. 2005. 12

ISBN 7-80723-123-8

I. 往... II. 赵... III. 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7978 号

往 事 琐 忆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6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套

ISBN 7-80723-123-8/I·32

定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(811) 杰·陶宋	静亲的慈静
(131) 静亲的	亲母
(132) 静亲的 · 里头雷静[美]	爸爸的回
(133) 静亲	北南西东
(141) 静亲 · 风静[美]	亲音的亲父
(151) 静亲	亲母尚祖
往事琐忆	潘乃飞(1)
永远的二月兰	申力雯(6)
弟弟的吉他	陈志红(10)
老妈	林苔(16)
像你今生爱我一样	张曼娟(19)
父爱之舟	吴冠中(26)
母爱是船也是岸	韩静霆(32)
卖米粉汤的女孩	廖国鹏(38)
深深的思念	高瀛(42)
娘,我的疯子娘	王恒绩(47)
手	梅仲明(57)
花开花落两无言	尤天晨(65)
天堂回信	[美]马戈·法伊尔(72)
三幅遗容	李霁野(77)
我的爸爸	沈昱(93)
那些看不见的人物经历着	马知遥(102)
妈妈的眼泪	徐悦(111)

愤怒的亲情	宋晓杰(118)
母亲	何家槐(124)
回忆爸爸	〔美〕格雷戈里·海明威(129)
东西南北	沈静(139)
父亲的音乐	〔美〕魏恩·卡林(148)
时尚母亲	梅玫(152)
喂	子敏(160)
报春花	〔日〕壶井荣(166)
母亲	〔韩〕李宪求(170)
姐姐	杨林勃(174)
纸雁儿	苏叶(179)
第一次读懂了妈妈	月飞(185)
母亲的微笑	蔡世平(189)
“鞋儿哥”	杨云堂(194)
父与女	张秀亚(198)
迟到	林海音(204)
母亲	徐懋庸(208)
坟上葵花开	逢春阶(216)
父亲	周而复(226)
儿女	朱自清(232)



这是我那步履蹒跚，曾行走在田垄间弯腰屈背劳作的母亲吗？这是在岁月的重压下，时常腰酸腿疼的母亲吗？

往事琐忆 | 潘乃飞

我要到遥远的陌生的江南古城去上大学。临行前，送我的汽车等在外面，行李早已有人给搬到车上，我的行程里排着汽车与火车，然后，才能到达夜里曾勾勒多次而没有勾勒出轮廓的学校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默默地看着母亲往我随身携带的包里放着热乎乎的鸡蛋，一边默默地听父亲跟司机说话，默默地听姐姐们为我带的衣服争论。人们和我的眼睛不断地看那墙上已经分离的三根指针，出发的时间是快要到了。

我的心思如乱哄哄的蜂群，不分东南西北地乱舞着。

出发的时间确实到了。

母亲给我提着装着鸡蛋等吃的东西的双肩背包，其他东西有人到车站给托运。

我坐在车里，车门把我和母亲隔开，母亲微低着头，用依依不舍深情眼神望着我，问：“还有什么要拿的吗？”

我已经记不得母亲这句话问过多少遍了。

自从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起，母亲常常坐在沙发上看我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，又似乎在问我：“该拿些什么东西呢？”

此时，我从车内望着外面的母亲，看见她的脸上沁出汗珠，白发贴在有几道皱纹的额前，她那慈爱的目光透着依恋，我忽然悟到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意境。忽然，我想起我那本作为每天必修功课的诗集本，于是，我说：“我那本诗集忘在抽屉里了。”

母亲听罢，忽然猛一转身，不客气地分开左右送行的人，大声说：“去拿。”

就是这一个转身，一个迅速出乎我意料的转身，顷刻间，我刷新对母亲苍老的记忆。

这是我那步履蹒跚，曾行走在田垄间弯腰屈背劳作的母亲吗？这是在岁月的重压下，时常腰酸腿疼的母亲吗？

就是她那一转身的迅疾，就是那一转身呈现在我眼前的背影，从此，住在我曾有过的酸楚的心里，成为我心肌的血脉，再也不能离我而去。

我坐在车里，从后视镜看着她一步步地走远，我知道，她是为了找回我的失落，我知道，她是为了我安然的远去，我知道……

我已经握不住那离别瞬间的感情之环，我的泪从积满的眼里终于鼓足勇气大胆地流出来，以前我曾看不起男人流泪，此时才知道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无情未必真豪杰。

母亲，那是你用背影给儿写的放大的爱；母亲，你的离我而去是为了迎我而来吗？母亲，孩儿偏偏是“父母在而远游了”，这不是在重重地刻着你脸上的皱纹吗？

我不能再这样流泪，在离别的痛苦里，我应该装出欢颜，应该重做在母乳前孩提似的微笑，以释母亲的悬念。可是，那潜入我的泪海里的背影，却将我浸泡在泪的泉里，不能自己。

让我尽情地流一流我积蓄已久的没有一点渣滓的爱恋吧！母亲，什么时候？我能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不隐瞒彼此？什么时候，将我生命的微光中发出的光亮照耀在您的面前？

我想，我们会有同享阳光的时候。

初为人师

我二十多岁大学毕业，当了“孩子王”，教幼师。学校地处郊区，没有宿舍，一张单人床放在办公室的一角，白天

是七人的办公室，晚上是我一人的寝室。因而，要想避开那些孩子是不可能的，课堂上她们神情严肃，孜孜以求，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和贪婪，时间久了，你留心细看，这些女孩子们，上课时并非一老本色地听课，她们的课上活动可谓丰富多彩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课上不比课下，课下，她们俨然换了一个人。

十六七岁的年纪，如花的季节，天真、活泼，对未来充满幻想，对生活充满好奇，单纯的思想隐藏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动，课下的她们似乎又恢复了青春的本来面目，想说就说，想笑就笑，想唱就唱，面对年轻的单身异性，她们本想尽情地抒发对生活的各种看法，可偏偏又是她们的老师，一条无形的墙隔开你我……

可是，我们毕竟都年轻，对传统的观念她们要刷新，我也要改变，她们可以谈对学校、社会和老师的看法，也谈年轻忧伤的心、激动的心、奋进的心……

因为学校距离森林公园不远，这可是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每当我讲授写作课时，我常领她们到外面去观察。春天去踏青，夏天去采花，秋天去摘果，冬天又降下鹅毛大雪，本想严肃认真地对她们讲一讲这“雪”。可是，早已心归自然的学生，将团好的雪块打过来，为了不失尊严和狼狈，我只好闪身去躲，别人见你不生气，早已蜂拥而上，气氛也变了，雪战开始，我只好孤军作战……

有时我想，什么时候，我能够跟成熟的女性在一起工作，从她们那里体会成熟与安详？看她们成熟的风韵与老练的处事方法。但我又觉得，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态，一种状态？这时，淡淡的忧伤又袭击我的渴望……

后来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终于离开学校。从此，视野似乎开阔了，接触的成熟女性也多了。可是，她们那种老成和写着沧桑的脸，有时我感到一种失落。

在我的心理年龄渐趋走向老成的时候，我会在忙乱的工作之余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案前，想起她们的纯情和浪漫……

现在，我虽然不为人师了，但是，我曾为人师的日子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在我心中的印痕却越来越清晰……



点评：

一段对母亲的记忆，苍老而无言的母爱的风景，所有送别的时刻似乎是相同的，一边是远行的兴奋，一边是离家的不舍，母亲的言语和行动一如既往，却那么刻骨铭心。另一段是对于青春和成长的怅惘，年轻的世界无法拒绝浪漫和纯情，失落和沧桑感，也许随时光的流逝，才会逐渐清晰。





又过了几年，外婆去世了，村里的人告诉我，经常看见外婆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等着邮差。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，外婆在盼望中走完了她最后的路。

永远的二月兰 | 申力雯

从那一天起，我叫她外婆。

二十年前，我到北方一个偏远的乡村度假，那是一个宁静、民风淳朴的小村庄，人们叫它裕庄。它坐落在长城脚下，村前有一条清清的小河，它从高高的山上像一条玉带蜿蜒飘下，溪水澄澈，映照着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；她默默地流淌着，好像在悄声细语地叙说着四季的故事和往昔的惆怅。

我每天都坐在村前的小河旁，手里翻着画册，两只脚拍打着溪水，水花顽皮地溅到我的脸上，望着那蓊郁、缤纷钢蓝的远山，从遥远的天际绵绵延延而来，挥洒着无尽的远古的气息和质朴的情韵。

在村口的一棵古槐树下，我经常看见一个老人手里提着

一个竹篮子，来回张望着。风撕扯着她花白的头发；她穿着青色夹袄，腋下的搭扣没有系上，露出一抹白色的衬里，那被岁月摩搓的脸是苍老的，但却透出一种清癯和洁净。她遇到有人从村子里出来便问：“到孟庄吗？费心捎点东西吧。”她不断地重复着，直到有人接过篮子，老人才弯着腰默默地走了。她总是一个人来，又一个人走。我把身子趴在膝盖上，不再看山也不再看水，只望着她，想着她：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人？

听村里人说，她姓张，抗日战争时代失去了丈夫和儿子，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；她没有再改嫁，她说孩子他爹是为打鬼子死的，他没有别的亲人了，不能让他的坟头上长了荒草。她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，战争中她给八路军做了许多衣服被子，冒着枪林弹雨悄悄送到大山的那边。那个住在孟庄的大娘有着和她一样的遭遇，是她的亲人也是战友。这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悄悄地走入了我的心灵，从此我担当起裕庄和孟庄的信使，传递着她们彼此情感的信息。从此我经常走入老人那爬满青藤的院落，一架古老的纺车吱吱地响着，窗外的花椒树摇着一树的葱绿。

裕庄到孟庄要翻两座山一条河，日头出来走，日头落了才能回来。她给孟庄的老人带的是些吃的用的：拨落饼（把面摊在树叶上里面放上馅蒸熟）、萝卜糕、白面饺子、手套、袜子、帽子……然后我又从孟庄拎着差不多同样的东西返回裕庄。讲究实效的现代人往往会把这种往返看作没有意义的重复；现代

趋于沙漠化、功利化的人际关系，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往返，这片情感的绿洲，支撑着两个人互相牵挂的生命。

有一次我要到集市上看皮影戏，老人让我顺便到孟庄看看，我答应了。看过了皮影又在镇上的书店转悠了大半天，早已把去孟庄的事抛在脑后了。太阳已落山了，我只好打道回府了。回来时，我站在屋檐下，隔着竹帘说，我去孟庄了，她很好。院子里的鸡咕咕地叫着，老人拉着风箱，点了点头，灰白的炊烟袅袅地溢了出来，我转身便走了。

过了两天传来消息，孟庄的老人溘然长逝了！我一下子就扑向了她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，“那天我没去孟庄，我撒谎了，我该去看看她，也许……”她抱着我也哭了，“我知道，你是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人老了随时都会蒂落入土，只要她走时没受罪就是福，人老了只求这个福了，求到就好。”她突然笑了一下，好像是在安慰我，又像在安慰自己，她的笑容那样动人、慈爱，那是不常笑的人才有的笑容。我不禁叫了一声“外婆”，她抬起了头，蓦地又流泪了，她抚摸着我的手，我的辫子。我看她疲倦的眼睛里燃烧着爱。

外婆总是摩挲着一封又一封寄给我的信，她说，“这信里都装着要说的话吧，有那么多人要和你说话，多好。”她的神情有些寂静。“能把信给我念念吗？”于是我一封一封给她朗读。她一边听，一边做活计，一会儿针涩了，便把只做了一半的鞋面子抵住下颌轻轻地唱了一支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

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觚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声音有些沙哑低沉，似充满了惆怅之情。

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离开了外婆，每个月每个节日我都给她写信，我想让她知道世界上有人与她紧紧牵着。又过了几年，外婆去世了，村里的人告诉我，经常看见外婆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等着邮差，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，外婆在盼望中走完了她最后的路。

去年我去裕庄，看见埋葬外婆的土地上开满了漫山遍野的二月兰，外婆坟前的草绿生生的，我把一封信悄悄放在外婆的身边：外婆您慢慢读吧，明年我还来看您。

外婆您不相信上帝，但您更接近“上帝”，在您困苦的一生中，您从未放弃过爱。

外婆，我永远的外婆。



感悟：

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字，被“我”称为外婆的其实并不是真的外婆，但她善良隐忍的性格，温暖体贴的爱，还有那颗经历多少磨难仍然平和宽容的心灵，给“我”无边的感动和启迪，要像她那样热爱生命，平淡为人，并无私关爱他人。这是一份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深情与恩德。





那天晚上我俩把三大本流行爱情歌曲都唱了一遍。最后我和弟弟都明白了一个事实。就是全世界的爱情都躲到歌里去了。我们很傻气地想把她从歌里揪出来。我们当然是徒劳的。

弟弟的吉他 | 陈志红

弟弟背着他那把吉他走了。

我瞧着他的背影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其实我知道他很希望我说点什么，可我终于什么都没说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把弟弟归到少男少女的行列中去。事实上他已经 26 岁了，无论如何不能算小，可我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。他 7 岁那年还是我牵着他的手带他去小学报名注册，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。应该说 he 属于我们眼中幸运的那代人，他们不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，高中毕业就可以直接上大学。大学毕业时，弟弟才刚满 21 岁。

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，那年头什么怪事都有，一个班里的同学年龄差跨度是 15 年，最小的同学可以称最年长的

同学为叔叔阿姨，所以我和弟弟是同学也不是为怪了。不同的是我读文科，他读理科，可那时我实在顾不上他，偶尔去一趟他们宿舍，简直脏乱得连脚都插不进去。很快，毕业了，我们各奔东西，他被分到桂林一个研究所。我们通信，他的信常常写得又长又潦草。那信给我的印象是他活得好像还挺带劲。

春节我们回家探亲，两人依偎着说悄悄话，我是姐姐，又结了婚，我们多年的亲情加友情可以使他将他所有的故事都讲给我听，我便尽其所能为他的故事进行缜密的分析，我甚至认为我可以为他开出医治百病的良方，为他指点迷津。

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个蹩脚的听众。因为我实在不可能处之淡然地听他的故事，我常常会很快地跌进他故事的情景之中，最后却无法迅速地抽身出来。我总觉得他年纪还小，不应该成为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。

男孩子给姐姐讲自己的故事，总与情感生活有关。他曾经喜欢过他们所里的一个女孩子。他说那个女孩子就像一棵纯洁的小白杨让人怜爱，于是他勇敢地冲锋陷阵，但小白杨却没有让他保护的意思，断然拒绝了他的情意。“这没什么，没有爱情还可以有友谊嘛”，他很豁达地对我说。我的钦佩之心油然而起，男孩子看来是不一样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这真让人刮目，虽然他是弟弟。当然在刮目之余我仍不忘行使姐姐的权利，“你还小，着什么急！”那年他的确小，只有22岁，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到底知道什么是爱，我很怀疑。

同 接着便有女孩子喜欢他，为他洗衣服、缝被子、买营养品，借参考书。那是个极温柔的女孩子。弟弟说跟她在一起很愉快但绝没有激情，她太温柔太顺从了，从不对他说个“不”字。他坚持认为这是友谊，可我却认为，如果你不打算爱她就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别把火烧起来再自己溜掉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分歧。他后来果然只接受那女孩的友谊而不肯将自己的爱奉献出去。我凭直觉就知道他冷淡的是一颗怎样的心。他说他很遗憾，但不想勉强自己。他的确没什么大错的地方，我只能寄希望于女孩子的承受能力。女孩子虽然是水做的骨肉，但许多事实证明她们在需要坚强的时候是会坚强的。

后来他结识了一个很棒的女孩子。这“很棒”当然是弟弟的感觉，可我总觉得这“很棒”里带有男孩对女性的一种天然而本能的崇拜。当然我没能找出更多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。又是一种凭直觉。可这女孩早已名花有主，弟弟当然不会横刀夺人所爱。这点我很清楚。他虽然在很多方面自由潇洒得像人们眼中的“现代派”，但骨子里却传统至极；他在理论上很进步，但在行动中却不具有超前意识。女孩在结婚前给他挂了个电话，电话一通便开始抽泣，两人通话长达两小时又45分钟。我很惊异在这中间怎么会没人干扰。弟弟说他劝她要三思而行，千万别勉强自己，俨然一个大哥哥形象。最后那女孩还是结婚了。弟弟闷闷地对我说，我说不清是不是爱她，我们很谈得来。我很生气她不能确定是不是真